

■理论探索

AI辅助阅读是阅读的进化还是终结

□王海峰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代,保持阅读的主体性、具身性、过程性、反思性,都是非常必要的。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乐观地认为,AI辅助阅读不是阅读的终结,而是阅读的进化

古往今来,人类的阅读史总是由“变量”与“常量”交织而成。变化之处在于,随着阅读媒介和方式的变迁,读者的阅读“姿势”和习惯亦随之改变;不变之处则是阅读活动始终具有具身性、实践性与过程性。纵观阅读理论发展史,从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对阅读及读者的精析分析,到戴联斌对阅读理论及方法的深入探究,人们对阅读的“成长视角”分析贯穿始终,即将阅读视为促进人类成长的一种精神实践活动,并强调这种实践过程的具身性意义。

然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辅助阅读这一“变量”的出现,似乎正在颠覆传统观念,迫使我们不得不对阅读史中的“常量”进行重新审视与再定义。AI辅助阅读是AI驱动的智能文本分析,能迅速“读懂”各种文本,快速提取文本要旨。作为执教多年的写作学教师,我越发真切地感受到这种阅读方式的变化带来的诸多“阵痛”:越来越多的学生使用AI辅助方式完成各类读写作业,一些老师又不得不使用AI辅助阅读,评价学生的“作业”,师生之间面向真实问题的读写对话,仿佛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AI的“自言自语”。这不禁让人思考:AI辅助阅读究竟是人类阅读的进化,还是一种退步与终结?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值得每位读者深思的问题。

现实应用场景

我们先从AI辅助阅读的现实应用场景说起——AI辅助阅读在效用上确有其独到之处。不论专业阅读,还是大众阅读,它的应用场景目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长文本的总结及要义提炼。例如,当适配电脑端阅读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已有腾讯元宝提供一键“总结”功能。读者可不必通读全文,直接借助人工智能即可获取文本的结构、要点等核心内容,省去了逐字逐句阅读再总结的过程。同样,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网络文学创作的超长文本,读者亦可借助AI完成故事情节的总结与提炼,有效缩短“爽感”来临的延宕时间。在这个意义上,AI辅助阅读提高了阅读的“效率”。

其二是对专业文本的通俗化解释与形象化理解。大众读者因缺乏专业知识而难以读懂专业性强的文献,AI辅助阅读则可通过通俗化、形象化的语言,以比喻、举例等方式诠释文本,帮助读者理解其内容。在这个意义上,AI辅助阅读填补了大众对艰深文本的理解鸿沟。与此同时,大众读者借助AI,满足了自己向“理想读者”转变的心理期待。

其三是指出文本的知识错误、逻辑漏洞、传播偏向等问题,帮助读者完成批判性、反思性阅读。读者在阅读各种行业报告时,在传统阅读视域下往往更多地关注报告的题旨和结论,而借助AI却可以发现文本呈现的跨字段数据关联等结构性逻辑错误,或带有潜在的性别、地域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AI辅助阅读可以帮助读者突破自身的知识盲区和认知局限,建立更为全面系统的拓展性阅读框架。

此外,AI辅助阅读亦可在给定标准条件下,进行批量文本的检测性、对比性与评价性阅读。

这样看来,AI辅助阅读的应用场景十分广阔,且已悄然融入我们的阅读生活。然而,从主体接受与心灵成长的视角看,AI辅助阅读却有其隐忧。前文提到的这些“阅读效果”,其实都是建立在AI对原文本的“二次阅读”等“再处理”活动之上。AI横亘于读者和文本之间,以看似无差别的、标准化、全视角的方式,完成总结、解释、指谬等辅助阅读功能。

在“再处理”过程中,AI对读者阅读实践的参与,已触及了主体接受信息和精神实践的根本。

这一点与过往的阅读变革相比,有着本质区别。过往的电报、手机短信、微博、电纸书、3D眼镜、手机APP等阅读媒介和方式的兴起,都未在真正意义上触及阅读内容及阅读思维的改变。但AI辅助阅读不同,它在对原始阅读内容进行“再处理”的基础上,以知识“投喂”的方式重新生成阅读内容,以此改造阅读主体的分析、综合等思维。这种看似“提纯”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人类阅读史“常量”的质疑:阅读还需要具身性、实践性与过程性吗?

带来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AI辅助阅读是在以实际行动,质疑那一个人类已经实践并肯定了数千年的阅读逻辑。因此,AI辅助阅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震撼。至于AI辅助阅读是否会否对阅读主体的思维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尚有待科学家、人文学者深入研究与观察。不过,单从现有AI辅助阅读的表征看,这种隐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AI模型存在难以避免的“算法黑箱”,导致AI辅助阅读难以具有真正的客观性。一方面,阅读平台往往利用AI算法推荐机制,迎合读者的阅读偏好,有意无意地编造阅读主体的信息茧房;另一方面,AI模型训练数据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社会偏向(如地域、文化等方面),这些偏见往往被读者误认为是客观的。很多读者基于对AI虚假权威性的心理依赖,或对AI编造“客观信息”的危害性的轻视,成为被动接收信息的“乌合之众”,进而丧失阅读主体所应有的批判性思维。

第二,AI辅助阅读消泯了阅读主体的实践过程,不再让读者从头至尾参与阅读实践活动。这个过程很荒诞——读者竟然不在文本“深处”,不在阅读“现场”,而在“场外”间接等候AI的“描述”或“判决”。例如,当下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三分钟带你读完一本书”类视频,很多其实是用Coze-AI工作流完成的辅助阅读产品。它们旨在直接告诉读者那本书讲了什么,而不是让读者的心灵与作者对话,或沐浴在书中,让心灵成长。陈平原在《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一文中认为,AI时代的阅读,“最要紧的”是“为己之学”,强调将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要求阅读首先要“感动自己、愉悦自己、充实自己”。正是此意!读者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过程,本身就是对思想感情和语言艺术的体悟过程,因此,阅读的在场性或具身性至关重要。阅读具身性的消失,不仅容易导致作为学习者的读者的文本分析与理解能力下降,而且直接导致读者对文学文本的审美体验缺失。长期的AI辅助阅读会令阅读主体思维固化,形成心理依赖,最终无法作出“具身”与“人情”意义上的鉴赏、判断。

第三,AI辅助阅读可能瓦解读写教学的情感结构。学生使用AI生成读后感、分析与调研报告等文章,容易导致教师无法评估学生的真实阅读理解能力;教师使用AI分析和评价学生的文章,容易导致学生无法获得具有过程性、具身性和针对性的真实反馈和指导。在这个意义上,AI辅助阅读破坏了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情感结构。当AI辅助阅读的工具性、参考性“反客为主”,成为主导性的认知范式,并成为读者与优秀作家作品直接对话的藩篱时,人类阅读实践的主体性就会慢慢减弱。

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后人类时代的降临,AI辅助阅读或许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新大众视域下的新的“生产力”,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成为限制人

类进行创意阅读,并且在阅读实践过程中进行自由想象与感同身受的障碍。这是一柄双刃剑。这意味着AI辅助阅读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它试图跳过人类阅读的具身性、实践性、创意性等一切过程属性,直抵工具性、应用性、知识性等目的属性。当然,它们并非水火不容,二者有些时候也是彼此兼容、相互促进的。

这样看来,AI辅助阅读究竟是阅读的进化,还是阅读的终结——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视阅读主体如何处理阅读的过程性和目的性之关系而定。从漫长的阅读史看,人类需要在阅读的目的上承继和创造文明,亦需要在阅读的过程中修身养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AI辅助阅读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仍需结合具体的人、具体的应用场景,做实事求是的分析与判断。

“人类主导+AI辅助”的可行性

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人类主导+AI辅助”的批判性阅读新范式:在适宜的条件下,根据阅读主体的目的性需求,由AI提供阅读的可能性视角、分析框架等参考工具,而具身性阅读体验以及最终的理解、质疑与判断等工作,必须由阅读主体自己完成。建构基于AI辅助阅读的具身性、批判性阅读范式,需要我们把握这样几个原则。

首先,读者需要遵从阅读应用场景适配原则,即区分“目的性阅读”与“过程性阅读”,视读者所处的目的性阅读场景和过程性阅读场景,来确立AI辅助阅读的界限和框架。譬如,AI辅助阅读可能较适用于大众读者对学术综述、行业报告等文本的目的性阅读场景,而不太适用于读者对文学、艺术等作品的过程性阅读场景。

其次,读者需要遵从阅读主体责任原则,即人类在AI辅助阅读的全流程中,必须承担主导性责任。譬如,坚守筛选与判断AI所提供信息的真伪、正误等方面的知识性阅读责任。一些人不读作品,却完全信赖AI提供的故事梗概,写出来的文章,人物和情节都对应不上。还有,坚守与原文本建立自身经验、情感等个性连接的具身性阅读责任,坚守AI并非认知裁判者的批判性阅读责任。

最后,需要强化阅读教育,建立相关的制度保障。近期,《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发布并正式施行,它明确了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为建构覆盖城乡、普惠高效的阅读服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阅读教育的问题。在我看来,应该将阅读素养纳入大中小学课程,同时强化AI辅助阅读的规范建设,引导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阅读健康发展。

AI辅助阅读方兴未艾,未来还可能有脑机接口视域下的诸多阅读新变。正如人工智能的前提是“人工”一样,AI辅助阅读的前提,首要是的是真实的“人”全身心地“生活”在“阅读场”中。这也是读者的责任。同写作承担人类心灵劳作的责任一样,阅读也承担文明承继和心灵创造的责任。卡夫卡曾说,书如果不能让人如棒喝般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好书必须像把冰斧,一击便能敲开我们冻结的心海。的确,我们去阅读书籍,目的不仅在于知识的收获,更在于“心灵的震撼”。因此,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代,保持阅读的主体性、具身性、过程性、反思性,都是非常必要的。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乐观地认为,AI辅助阅读不是阅读的终结,而是阅读的进化。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5WX19D阶段性成果)

识。作者以家乡为叙事枢纽与情感锚点,力求实现长江历史、生态叙事与个体经验的辩证统一,文字兼具诗化与散文化特质。与会专家认为,该书从文明赓续的高度审视长江保护,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独特的结构美感,既是一部翔实的生态考察报告,也是一部充满温度的人文沉思录。

(王泓烨)

《群山有赠》与山川草木对话

由诗刊社、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文联主办,中国诗歌网、丽水市作协承办的叶丽隽诗集《群山有赠》新书首发暨研讨交流活动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诗刊》主编李少君及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吉狄马加表示,叶丽隽的写作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诗歌抒情性很强,语言干净,格调高雅,具有相当的辨识度。她的作品往往从细微处入手,切口不大,饱含对时空和自然深切的抒情与哲学思考。与会者认为,《群山有赠》凝聚了叶丽隽与自然血脉相连的体验,“群山”既是她生长的环境,更是孕育其诗歌精神的自然母体。她的创作始终在与山川草木对话,在挖笋、观鸟、望云等日常细节中,将个人记忆、古典意境与自然启示融为一体,体现了对自然与诗性的深情回归。

(罗建森)

“中国小说年度风云榜”签约仪式举行

由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合肥市文旅局、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政府、小说选刊杂志社主办的首届“中国小说年度风

■声 音

长期以来,西海固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化生态背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书写着西海固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特别是随着闽宁协作的深化、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西海固的生态人文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专业作家和基层写作者纷纷拿起笔,讲述属于这片大地的精彩故事。西海固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浪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结西海固文学的得失,探索其未来的发展路径,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西海固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将讨论的焦点放在“问题”上。实际上,这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问题,而只是一些我们需要警惕的创作惯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苦难”的刻板书写。书写苦难以及对苦难的抗争,是西海固文学的一个传统。乡村世界的生存事象、恶劣环境的百般折磨、众多人物的不得圆满等,几乎成为西海固作家绕不过去的话题,也成为他们创作的思维定式。如果一个西海固作家不写苦难就会被质疑“不够西海固”。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苦难书写的批判性吁求已经从语境上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城乡逐步融合的时代,我们的作家需要关注的是城乡蝶变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引发的变化。你说是美好与幸福也好,你说是震荡与冲击也罢,这就是真实发生的现实。如果作家们还在抱着苦难不放,对苦难进行抽象化、概念化、图解式的处理,甚至把苦难提炼为所谓的“生存美学”,这显然是无视这个时代的变迁。

二是与苦难书写相对应的“过度诗意图”倾向。一段时间内,诗、美、好、幸福、安详等主题成为西海固一些作家热衷的创作主题。这应该是作家们试图摆脱单一苦难叙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在这类很大程度上赋形于民俗文化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对西海固风土人情进行诗意化的描绘,聚焦西海固人与世无争、淡泊纯朴、从容宁静的生活态度,使西海固营造为一尘不染的世外桃源。这种对本土文化进行强烈情感投射的文学书写,体现出作家们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书写蕴含着作家们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警惕,对过度物质化生活可能导致的人性异化、精神矮化的批判。但是,他们试图用浪漫化的笔触遮蔽现实的复杂性。这样的作品,作为内在于农耕文明社会的一份精神遗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故事的形式,充当着人们一再追慕传统文化模型的角色。但如果把这种传统文化模型的角色当作现实存在,那么,它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既不能太苦难,也不能过度诗意图,那西海固文学究竟应该写什么呢?我的想法是回归真实。我们的作家,要么把苦难标注为一种地域文学符号,要么试图回归到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永恒,这两者都带有无视或忽视现实的主观意愿,都没有能正面观照乡村的真实变化。在某种程度上看,它削弱了文学真实反映现实的力量。西海固作家既是这片土地的儿女,也是这片土地上的观察者与书写者。在创作中,既需要情感的体验和投入,也需要理性的观察和审视。在情感与理性、现实与想象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自治的能力与尺度的把握,是促进西海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这就要求西海固作家深刻理解不断转型中的社会现实。西海固大地所经历的变化是深刻而复杂的,也是惊心动魄的。每一个西海固人身在其间,无人可以置身事外。这一过程涉及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全方位多维度的变革。作为反映时代变迁的文学艺术,必然要面对和持续关注这个巨大转型时代人的精神处境。在西海固,乡村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条件获得了很大改善,这是现实,但乡村人同样面临着传统农业社会伦理秩序瓦解的后果,这也是现实。在西海固,即使一个人没有外出远游,在某个镇上或者在某个村庄一动不动,也会成为西海固的陌生人,因为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城市化浪潮中,我们的乡村每天都在发生着让我们常常忽视的变化。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我们的创作就会与时代脱节。

虽然我们的一些作家生活在西海固,但对当下的西海固乡村有足够的深入了解并能深刻理解的据我所知并不多。大多数作家在写西海固乡村的时候,靠的是记忆、良知、想象和才华,但仅凭这些肯定是不够的。跟这些同等重要的是作者对写作对象的了解和理解。关于当代西海固乡村生活、乡村变革必要的认知,作家们必须有。但很多人写西海固,是为了写自己的那点乡愁,那点“小确幸”,把西海固农村当成与城市相对立的一种文化范畴来写。作为一个西海固作家,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深入了解西海固生活。对西海固农民的心理、对西海固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模式、对西海固农村伦理关系出现的变化,要有更加深入的观察。因此,西海固作家要深入生活肌理,去深刻理解西海固人的心灵世界。

同时,西海固作家要持有一种历史性、辩证化的眼光。西海固大地所经历的变化是深刻而复杂的,也是惊心动魄的。每一个西海固人身在其间,无人可以置身事外。这一过程涉及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全方位多维度的变革。作为反映时代变迁的文学艺术,必然要面对和持续关注这个巨大转型时代人的精神处境。在西海固,乡村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条件获得了很大改善,这是现实,但乡村人同样面临着传统农业社会伦理秩序瓦解的后果,这也是现实。在西海固,即使一个人没有外出远游,在某个镇上或者在某个村庄一动不动,也会成为西海固的陌生人,因为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城市化浪潮中,我们的乡村每天都在发生着让我们常常忽视的变化。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我们的创作就会与时代脱节。

因此,作家们在书写苦难的时候要看到在艰难环境中所坚守的尊严与希望,要看到苦难背后的坚韧和信念;在书写诗意图的时候也要看到诗意图背后的焦灼与无奈,要看到在巨大社会变迁之下人的漂浮与不确定感。当代社会,传统与现代不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关系,它们已深度关联、深度交融。面对新的乡村生态,作家们既要记录传统的消逝,也要关注新生的可能;既要表现地域特色,也要揭示普遍人性。这就要求作家的创作要内在于现实生活的肌理,以更加细腻、多维的观察与表达,真实呈现西海固人的精神世界。为此,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对话的工作:与传统对话,理解地域文化传统如何影响当下的生活;与现代对话,审视现代化进程对西海固的影响与塑造;与他者对话,站在第三者视角看当下的西海固,在比较中看差异,在差异中寻找共通的人性经验。

总之,西海固大地的发展变迁为作家们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馈赠。但要用文学讲好西海固故事,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它对创作者的思想能力、叙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西海固作家进行认知的重构,不断更新创作的技巧,积极从生活中提炼新的语言。讲好西海固故事,是新时代西海固作家的职责所在。挑战与机遇并存,西海固文学如果能在扎根传统、保持地域特色的同时,勇于进行形式与观念的创新,那么它将进一步成为新时代文学中一枝耀眼的花朵。西海固作家的使命光荣而神圣。

(作者系宁夏评论家协会理事)

榜”暨紫云山文学季系列活动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京举行。《小说选刊》主编付秀莹、合肥市包河区副区长葛辰出席活动并致辞。签约仪式由《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主持。

据介绍,合肥市包河区和《小说选刊》将联合推出“中国小说年度风云榜”,计划每年从上一年度全国公开发的小说作品中,经严格筛选与专业评审,评选出最具影响力、创造力与代表性的作品,旨在系统梳理年度小说创作成果,精准反映中国小说创作最新趋势。首届风云榜评选暨紫云山文学季系列活动预计将于今年上半年举行。主办方表示,文学资源需要广阔实践舞台,地方文化建设也需要文学赋能。期待文学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地提升城市人文气质与生活品质。

(王曦月)

业界聚焦新大众文艺价值引领与精神建构

近日,由中国评协、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的“新大众文艺价值引领与精神建构”学术沙龙暨中国评协第三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新媒体传播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在京举行。

会议表示,立足文艺评论事业发展新阶段,中国评协两个专委会将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参与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持续强化价值引领,充分发挥新大众文艺在精神建构方面的积极作用;立足职责定位,积极履职尽责。成立仪式上公布了两个专委会委员名单,颁发了委员聘书。李星文、张颐武分别担任两个专委会的主任。在随后举办的两场学术沙龙上,来自高校、研究机构、新媒体平台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传播深入人心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共建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生态”进行了分享交流。

(路斐斐)